

朱太復乙集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一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癸卯計二首

復李憲副叔玄書

旬之前伯繩夜過玄栖道會使君新關道貌甚善  
故人大慶如是下品概世中名何不可取業何不  
可樹所十年千里朝夕念唯是衛生經耳片石居  
魚服之訪天悞其緣今且重憲節儼然山中得無

朱太復乙集

書卷之三十一

一

且徙室而逃乎長孺云兩人業已雲外獨不忘叔  
玄誠然所不忘固非方內也足下言願居上下之  
間夫道中而已矣若存若亾若外若內若昏若明  
所謂冲而用之不如守中也足下一言得之安忍  
遇以無傳白公堤花發登李膺之舟作濠梁之問  
三人借一日割席了此汗漫宿緣或未可知乎五  
休糧一斷烟火人不復煩行厨第汲致席泉一斗  
設松花一棹相對望青天釋十年大飢渴耳山中  
盟書不拜官遺官不拜故人不忍不拜人各有情

諸公儻無為討我

卷舒城楊茂才應魁書

足下傾家破產以赴在原高義今古所希未荷百  
祿而身被三褫此於天陰隲善人何如耶可歎去  
邑二十年矣每舊吏過江來必詢足下知家且困  
矣而樂貧博義無間此於無怨不改獨非加一等  
耶其天損者會大謬適然而足下自損以出伯氏  
于死固順天者易而樂義者難也時時對四方士  
大夫稱說足下至行以振尺布薄俗言每及天報

之僭人皆吁嗟謂天故以堅善人也意者其僭在  
子輩乎逸聞兩茂才頗皆勸學今見其文辭恂恂  
有父長者風仲稍豪舉邁上矣而博古未覈陣法  
尚踈方少年高才幸努力一振阿翁行義蓄心昌  
大門戶使淮右千里內皆知善人食報則僕與榮  
慰焉日望之望之二千石古心薦誼良吏也僕前  
舉足下節憫足下落魄色動慙然曰此貧士百畝  
何下孤竹千乘乎采薇即其甘暝謂吾太守徵義  
厲俗風學宮獨得晏然令饑土地旌門調粟雖自

上官美政稍稍于足下二十年陰行懿德庶少表  
見夫亦使邑之媮薄相尤者羨而勸也遙欣之頒  
足下益飭身安節和俗恬尚以知全美翕樂兄弟  
教養子孫以遺而作酒數斛方社一壺聯首相勸  
醉則令兩子傳語索華申豐邑亦生人骨肉家門  
大慶乎安知貽燕不作騰駒一息千里補不仕者  
顯福乎士有百行孝友蓋其根抵不惡人不慢人  
視干政率于四海即今日彥方仲弓亦何處不如  
三揖九命哉約躬酬子孫抑天之未可知迪吉恒

家惟人之召草畫此理相知千里只尺耳損貶非  
寒士問人之節奈無西江之水以濟足下旦夕之  
涸殊愧初志儒官不知于例云何恐當入貶耶候  
太守十日未見徐致此意足下已起疾當一赴黃  
堂謝施不可行筐篚此自政體書生未諳耳

甲辰計五首

上烏程陳明府書

民自竄逐還山結痼烟霞蓋姓氏不上公門九年  
矣伏惟君侯賢問惠心移借牛刀一縣之人望切

慈母而何物驕子偃息不與負琴然城市久絕衣  
冠盡壞即欲匍匐拜塵無因自至也私計名逃物  
外身託化中亢焉落莫亾半辭謝關不幾人道而  
禽心乎敬野服望拜空手進幽今子輩世昌世承  
代袒泥首聞名司賓以申下私請罪大府以上都  
負寡闕而不敢自外君侯以孔邇之親竊私不同  
于率義也皇恐冒昧伏乞臺察

漢邑明府陳敷奎公書

草野奏記曰皇懼待罪方君侯初政拮据乃以一

朱太復乙集

書卷之三十一

四

三百卅二號



潦倒山氓再煩報章固以仰占神君餘勇然當之者深愧遼豕而燕王也遙肅使望拜敬謝民巖棲十年矣足絕市中口絕戶外何物茅塞可備詢政然以父母保赤大仁發乍見之怛懷永利之圖一縣水火之望濟有日矣民在維桑如同室也敢坐視隱匿莫思上稱小佐維新如仰白日何要更治難更其已更為尤難膠柱之鼓與理絲之絲病常略等故善治如治水因利而善導之濟敗如和羹調味而酌劑之昔事初起上下譁張利害未決公

論不集倉卒憤於衆城急切矯於獨斷及其室偏  
弊漏百出四決苟且支吾莫可誰何蓋上成于中  
激而下難干始慮冥然趨往未可喻也今數年來  
艱苦利害民備知之矣豪右之氣小定矣悔悟懷  
思亟矣君侯誠明目以照之虛中以咨之夫公以  
善之平衡以劑之不數月俱在度中然後斟酌利  
害長短久近定之獨見決之輿論不亢不隨下益  
上安是百姓之福君侯之德也天地之造也以君  
侯仁明乘時飢渴致此凶難耳方忌忌民亦未敢

草塞容博收條理以候進止政亦未可以遽

復茅薦卿水部書

昔為道者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此為似之而非然耳如長春朽散無庸所謂槁形即槁灰心即灰也後天奉天之謾乃云道哉是令馬賈嘆于唐肆也三尸去五內空既小苦怯三冬又以膏脇故傷大困在易坎二之險枕弗用矣長春天之傑民耳衣食艱少自薄賦所致近日強用五勺米作一碗糜日三噉之小便此亦未可稱辟穀也逸少云服

食不去人間此或速弊將無憂耶奉書籍甚長安  
貴人口浪耳實實爭器造物所忌盛名之下深媿  
所居仁兄悉此意木鴈山中聞故物雍門之泣未  
免一愴然兄始衰矣時會厄甚春旦日帖堂云事  
天莫若齋樹德莫如滋二言謹獻代加餐齋以治  
身滋以為天下道之精緒于是乎在蓋延世造命  
有庸之實務知矣遠矣四海萬世之業詎為噓吸  
禽制六尺索于希夷之鄉語哉使者穀日至云明  
發佳篇不皇和待以嗣音承明即無事舍中閉戶

一牀書至佳至願

答陳志行府君書

民自還山遂出世十年不上公府不聞姓名所  
云烟霞痼疾名教罪人實有之大父臨治不案  
誅化外思已過矣何當問于木之廬引仲舉之車  
乎畫龍虛聲沐猴狂態慙心愧景有感無稱民亦  
人也辱分懷知寧敢自外上絕但卧兩月矣前年  
候蹶折腰內損而外不知失于早治今冬復發便  
大狼狽痛楚忽接尊命皇懼無措剝牀猶滯擁篲

無緣謹叩枕授言令兒輩泣首拜謝且民賦無衣  
火矣即強起有日而黃冠不可迎皂蓋恨負如何  
遠人長者幸貫庶外主臣

復山東趙仁甫中書舍人書

海上書來如故人來咲言依依可念十年前兵四  
出東方躍馬擊劍客不作塞上飛將軍而埋頭蓬  
蒿中所謂惜生不遇時萬戶侯何足道哉大可念  
濟南一道入三年前至言東遊會館之下為問蒙  
士爽駿如舊今書種種便頭白耶長春今北海幾

死掉頭歸得生尋攀殿檻又幾死

主上三易旨放歸得生苗世乃復行出世矣陰符  
為祖道德為師南華為友力不任田耕歲不理十  
畝桑一頃豆而日收一粒黍十二年來十單衣七  
辟穀五閉閤妻妾不相面特室尸居悠然方丈蓋  
頗有微聲盈四方耳頰間仁兄餅膠菜東底未得  
知乎人間須既不多人世業復盡謝所用僑寄與  
四壁相守獨此兩黃口鞠誨閔斯人道未完余更  
十年完人道便真道人吾亦欲飄飄探梅無礙鞅

掌遊何當邑邑淹田間環堵守婦子老乎庶門梁  
谿猶辟人未畸人畸于人而後全于天道弟欣然  
庶幾之耳既有故人道主五嶽一杖先上岱宗訪  
五松尋遵海問大若望三山已旋足涉大勞循瑯  
琊送舍人覓靈寶經尊酒交臂不負平生大珠幸  
臺上或有千年盛事乎佇之此心已馳雲中逍遙  
矣遠念大兒十三始開講小兒六歲財識字何遽  
問食廩未以舍人家雙玉樹森森也報衣紬一田  
婦乎作茗筍二聊致江南之春



乙巳計七首

送費元徵赴荊州太守書

壬之八月蹶倚憲檻損左腎刮季脇幾折傷在內  
而外不知也不大治之三年海發百日痛卧尚苦  
彊行五馬下臨政苦垂首犬子問長發云在春仲  
計把臂驩在除夕勉起對客則皂蓋已江行矣如  
失柰何山中蹇傲豈忍加三十年故人共負負足  
下惇裕長者出而典郡不同一麾借君之重造福  
耳計太守與長令治不同曰表帥百城先有司而

提其綱漢循良吏傳如龜鑑用其寬大內脩去其  
苛刻無害不難治平茲上賞而難惠利繫下思父  
母君杜古人良可念哉願今日為政大難民大竭  
困楚自古地大人貧荊州當長江之要衝水陸都  
會加意省穡約躬表于一錢而拊慈永于五袴下  
之法未有不于上之自法者也先正為相恨不治  
民治民利莫大二千石農畔勤思日夜有味勉之  
十年清問已滿即署向者虛聲今實效矣不獨漢  
吏徵公卿今公卿一生樹基受用在此行矣明德

自愛足下素靜畜神今垂半百作吏大勞苦訥口寡務節欲澹名形神不救生生日益每二至前後尸居守靜一切屏息此陽生陰生之元蓋絕復續死復蘇軋坤非二至則毀矣况于人乎太守清晏坐進此道亦自有益以道治精乃能以道治餘蓋公清淨之效必于身始救精神無不救治也為兩傷耳郡伯陳公車到五日即違期過以傷卧謝之大都有一見此公自長者有道人新政清肅吳中之福也據牀草率筆不盡言治簿書細耳人命人

才兩者留意是大陰德

復朱文寧少司成書

生唯試一今又折股債未盡三年前一屢腎脇垂  
斷支離踉蹌內患不知昨冬始得良藥閉關一年  
而復所不為蒿里白骨幸耳安云神仙骨我栖巖  
屏跡人無復世想亦復多關世債如仁兄知己者  
數君子幸不討異物又借齒類便如飾燕石之續  
以矚于市可欺耳不可欺目也每見四方游客名  
賢語及諸君月旦緇衣板十自盛德天性竟凶慮

易缺易汙方終將為皮相累耶人豈不自知一身  
幽憂之不治又安云經濟此徒為牧馬兒鞭下一  
咲耳皇怒皇怒足下文武具憲爽氣毅識自具擔  
任世界骨力寧渠言退然不先若畜道則有然子  
房以此定佐漢鼎足下政可從三席盡恬養理峨  
衡大下士須大揆轉鈞運橐籥出治中神物皆為  
龍翔雲雨耶潛見惕躍小伏大勇守雌之為豁道  
也明德茂愛不盡願望

復沈伯和崑山廣文書

見太常書為匡鼎短氣獨以伯和經世才世難無  
伯和伯和固不須此一第也宇宙遠大神人無名  
讓王篇小讀自了吹劔之理足下素壯比善病凶  
中寧未置此一芥耶白頭拾青故快事亦是贅事  
耳辱問道道復常然無可言言亦難書傳今夏至  
亦病五十日內吐下三作故自不醫藥已復矣今  
歲運不佳江南水濕當病且半世日受人間陰濁  
五歲幾作汙池那能便成無垢淨土哉足下精進  
到何地政須對面相證姑蘇有吊事中秋必東行

可從玉峰嘗首着不則數行要足下生公石上月  
中一談

寄荅馬漢卿太常書

山中一字不入長安無由展故貴人在天上頗復  
知山中耗乎烟霞已痼圭黍方珍辟衣辟穀閉關  
斷慾奴僕不為用妻妾不相見雖同然火宅中猶  
之逕庭也故人疇昔念我商瞿今十二年有兩兒  
長讀父書且完次出塾矣以此果人道便可為道  
人死生晝夜行藏寒暑時平時奉天弗違聊以卒

歲而已往客大邑日苦苦海及今既渡乃知涉津  
固誕岬之途也禍兮福倚天之道乎唯憶是歲月  
不給醫藥廢閣負累素餐愧地方故人賢者耳時  
事山中不知不復言又復難言私獨計才賢如足  
下夷而更明邈而之晉是乃有亨道或小往大來  
如晦見現拔茅征亨之兆乎願泰之二以中行持  
初進之吉弭平陂之艱蓋包馮互用遺朋兩忘斯  
合太極而酌元中明以左右故幽以裁成也十五  
年來局之變其端如陰陽一弛一張一急一緩起



于人心成于俗習關於天運方此劑調亨合斟挹  
其中回元化而維不變其在賢者乎故天官曰太  
宰宰養一君太宰養萬民也春風癘負才亦頗得  
愛才氣臭之合固然三年海上結識如足下為吏  
部名流王以建雄飛中秘蓋亦九方之相十五之  
上與山中以此獨咲勸進一杯耳熱爾舉世溷清  
士見故人努力自愛寄郵在告偶然嗣音殆不能  
常海城無恙門士佳在故遊東表大風望之愴然  
金玉空谷如何

上陳府君志行公書

道民深於情稟于法前日之請為情今日不敢再  
請奉法也仁臺無窮之思及二三生儒感溢非望  
敬謝敬謝顧民所不言難為首亂既有恩例則所  
不忍不言一人耳儒士陶尚志先師文學遺腹子  
孤貧苦學家惟母子兩依師母老矣以其子逾冠  
無成近為廢殮飲泣向來二十餘年民膳奉如母  
以生十年民館師課督如子以長今不一言一旦  
老不堪病虛宿昔而長負先師九京民獨何安寧

包羞冒罪再瀆無厭盡吾心耳稔聞仁臺表節極  
孤和錫類以事太夫人民此言或出仰體孝治盛  
意所樂聞乎民籍糞本之酬臺下布惠鮮之實矣  
本無他言露封進上謹候指揮無任震恐

送門生朱雨化出令之官書

田間慢新貴人不足論一席獻酬故未吐懷異泛  
舟相送一二十里嗣之傷未全復也悵結如何足  
下自此遠矣萬里之程三事之業發蹟今日賢者  
卒自愛令最親民最善惠民昔漢賢猶恥為之而

足下願請行意甚善循本服初知以不替何民不利何治不成何美業高宦不自致乎俗卑令者率以獄市米蓋身踐脂膏顧不計曰涉世行義必入煩而能清處穢而見蠲親與橫目之民煦嫗調之惠利憫怛親而能尊故元后父母今曰父母相為宰庖為宰令為宰一同百里而六曹之政具諸侯之治達關里高第出宰十六詎其以辭尊食貧而宜之固將以得民觀成而試焉故四封者四海之象也必清乃可以滌源必慎乃可以節中必勤乃

可以樹表源滌而流長節中而理解表樹端而衆  
形附人道也君道也亦吏道也三箴功令具憲天  
下之吏士遵循之比于制器則矩尺墨斗馬雖有  
倕朱目巧之工出安能廢乎哉然後寬心平氣以  
調之含德能煩以悠之明目達聰以酌之齋口縮  
手以持之辭名敦實以堅之和光推赤以拊之損  
慾節飲以養之杜權防竇以御之興禮平刑以移  
風之有初克終以永肩之用此道也本政六事政  
四義治內仁治外精治身緒治國初雖習小勞乎

搽而固之半歲而飭一年犁具二年而風三年而  
大穰也迨胥不行鷄犬無譁訟堂晝晏閭戶外拒  
強梁面面黠桀效忠上官心傾傍邑景傳吏民委  
命無事大令坐而絃歌以觀優游文雅與學徒第  
子揖遜而談詩書咏菁菁樂濟濟以為四民勸倡  
頽化耳此亦為吏之樂也吏亦何薄而躁競之夫  
固措眉而取之以至賢者猶勇一決而謝折腰以  
去哉雖然夫亦有患夫治之不興行之不成不肖  
者敗之十九而賢者敗之十四彼其人皆聰明特

達厲于氣而奮于行矜于長始何嘗不赫爚猛起而卒乃躓也其故可思也夫乃知德驥木鷄之說有當乎又况其布絮于中而羔于袖蛇于足半于九十乎故清之過劇其救在乎慎之過悞其救在明勲之過膠騷其救在易此于德行善術也猶有調之而後中故曰中庸鮮矣矣賢知之士不可不知微其一官天下事自古常興于賢而隳亦于賢也是皆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古之吏評曰彈琴愈于戴星栽花不如馴雞然要有先後耳

功未呈驟而言鳴琴不可得也業不務而泛濫以遊可恥也有用無用兼而挹之振作恬休合以適成豈非所謂凜凜良吏翩翩神仙哉吾願為賢者頌之漢徵士以行故處士刻意于居里而徃徃滄節于當官 國家徵士以文考吏以行雖有務先孝已之德操在嵎巖環堵之中湮滅無得稱一行登仕而察課者以十日三尺銓而尾其後故立官者立人之始也且官何之非人以上為德以下為民古儒者謂曰行義達道如此而已矣仕之棄也



以內為身而外為官故不仁者甘瞑沒于利而自  
肥而知士才人蹶跂昧望以驚于功名之途其究  
滅穀之說也是皆官于官而不知官于人者也所  
謂人者內可展德外可濟生外可以進趣內可以  
引年予昔蓋嘗冲而弱矣日者相人皆以壽不得  
中予亦自知焉至于兩令未嘗敢恣而為也性太  
察而一得人過未嘗不舍茹而護之也持法嚴而  
用于斷比則委曲而減附之未嘗錮一人而輕入  
一辟也于教化風俗倫叙未嘗不解喻平調之而

其有化也至好潔乎而檢驗必親至與件相訟證  
而反脫蓋出大辟十餘永軍七而額外養老食糜  
存被累累常百十人故北海卧治三年幾死而走  
走歸而死復生陰行之誠徵告于大士蓋足下熟  
聞而我餘生又十三年矣遂至斷家棄人間而入  
道是有基本焉蓋生也氣靈而骨柔神蠲而形薄  
心慈而性不舒此謂天之偏人也以其半界之天  
以收微聞而須其半待之人以補不足而濟其和  
隨則喪之反則天地之性存焉今足下天選之形

而小涉于太清夫亦與吾故吾類乎是在賢者自  
覺自反自善養生家有言我命不在天諺亦云當  
官入寶山善喻也賢者勉之世幸身幸而官與幸  
焉昔漢以侍從郎官出下為令故其人多傲忤不  
屑而其治行多恣今世以釋褐之士試令而用有  
功其斤斤猶稟于儒書功令不得擅而人又有希  
心焉海內義安吏道不雜過漢大遠策得于此且  
官凡三要耳上宰相內諫官而外守令汲長孺不  
欲以奪其諫諍而出于令豈為真恥居卑哉然亦

未達于名實之一矣今國家乃起今長而徵為堂  
諫兩務之效合而收之大不如相而實利過焉有  
志賢敏之士可不務哉可不務哉山中人習不言  
之益且研莘幾焚矣為足下三席二十年之交又  
以有味其志也且苟利人廣于自利故伏牀授書  
不自知其津津高明不過幸一畝聽異日德成功  
樹方相與談道德解齊物交臂于方之外何如主  
臣主臣

送王弓若明府赴補書

夫云公論久而定此猶為曉曉不理者說也不曰  
白乎涅而不滓一蒼蠅之惡何點於連城乎伯兄  
往矣遠猶努力自愛大丈夫益堅益壯無以小蹟  
局足改步夫苟直躬而行循故信心天下自有信  
者故曰松柏獨也正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回吾  
駕而徇人御者之羞與从也亡已為故人萬一慮  
意者足下內周謹過防外率真好任洵于秉耒鏹  
于務秉於禮少調於俗古道之不行今將無特操  
予予招格物之忌乎御之詩云不失其馳又云執

嚮如組用晦棄瑕兩言或亦和人善世之務幸伯  
兄狂擇歲久杜門萬里別不一執手徒懷耿耿不  
腆之將為同社故人山中上絕貴人久矣幸念存  
愛以閉關五年為道十年而半歲之藥未全三歲  
之傷形之難充精之難復如此此可為人衛生一  
惕也彼此中年矣作吏大勞苦敢附告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一終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二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乙巳

復謝鄭太初秀水明府

長春天之刑民世之畸人也小歲癖淫文辭壯年  
薄宦宦路兩無成立垂老矣但以刺心刻意負氣  
狂言慙逐累臣幾死才見仰無當古人猶論萬一  
而內伐黃靈外錮於清朝形病神冥無所涉用遂

斷棄積習攝而復之空虛日損器一之鄉得託  
主上山中餘閒之賜蓬蒿謝客耕織斷家都忘日  
月以調息之稍得屏卻衣食息禁烟火遊恬淡卧  
逍遙以老足耳誠愚不知道德竊自附逋世養生  
鎮無名之樸如牛如馬如兒子乎空山岑闐亾何  
之墟烏有鼓鐘之聲聞焉而動君侯好龍之聽既  
以命駕儼焉過之又從而獎諭慰存之耶古今不  
朽代興無幾三立函一愚驚何堪夫世以騎牛受



不帥吳鈞隨呼而飛其小兒也龍劍雌雄躍水而合其夫婦也假於體化於異物而猶若是而况其惺惺之熒熒于我乎一映而絕耳我聞劍不顯于匣顯于割性不煉于靜煉于用古之聖人善世而不傷良庖善刀而能藏必山之金淵之珠一自媚而無所用之天無為生異物矣足下有意斬之滅情可以用理堅性可以展務利已未有利入者也何言入山哉聖人不在山林隱而顯齊顯而隱余治焚勝治於寧余方茲靡靡滔滔勁草砥柱在

高賢不試一利之割而試于不割乎哉長春何人  
當道師抑聞道不如是安身立命脩身寡過兩者  
摠一法孟子曰存心養性事天所以立命也命既  
立矣何通何窮何隱何顯何必堪巖之中尸居而  
蚩蚩為道乎王孝廉佳公子一入便為三席高足  
其人誠天未損而人亦未益不諳世而涉世徃徃  
都雅公子病之三年歸坐明師大破石我要出處  
事最自難處亦復難言吾等相知自盡區區可耳

丁未

漫山真道仁甫廷尉書

道業十五年慈斷情未斷悟狢山中間奉四海故  
人手書如聞之音愾吁盡日欲泣仁甫不見二十  
年以三年兩得問此中可知也往伯繩常言趙仁  
甫不可一世獨心折道民故時猶文章氣俠自豪  
今悉從爐鼎中鑄化不祥一盡野鶴獨癯木鷄無  
氣饑寒之不營而所養之作苦一令仁甫見計不  
及走便可心醉立從汗漫遊耶世言善病為悔悔  
震無咎之覺關也夢覺義比剝復覺而知夢天地

之心立見事在足下獨轉耳轉精氣與之生死吉凶與之宇宙亦與之故經曰入乎手生乎身內業曰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敬除其舍精將至定在人虛而迎之耳足下伏枕尸居中亦常覺此理乎無憎病病大益人天人歸復之元常泛困苦呻吟牀第間頓起剝中之復病病未嘗病反病即已病復之無他反之而已矣如長春非入苦海作幾死人何其有散木及其子道也乎哉咨來人亦知仁甫日理白室習靜業但未了何授何下手勞山中

自昔多異人其有過耶不然此理大玄微多勞實  
一切有為雜幻外道道法自然虛靜淡命之宗也  
其深不可傳書其淺又無益也佇仁甫雙髻盟相  
攜五松石閣間相語耶伯父壽幾黃髮安善在堂  
遺世人作兒戲上食飲盡歡三公一命之養不加  
此斑彩即此是道足下自寬自愛使二十餘年鮮  
民相羨歌慕蓼遠忘耳繹輸坐團領感遠憶道卑  
衣周歲星不湏此竒温為故人特設盤桓當同席  
也可念吳蠶方登徃同功綿一斤機續紬一疋懷

以同袍或當救改民兩子是豚非駒讐學不嗜勲  
祝不式莫問子治茅恐墜堂構足下玉樹幾行青  
箱進上亦千里故人欲聞也

復張白陽明府軋伯書

世兄公子便詘百里鼎來十上之難自古歎之名  
士何恨慮獨當官効職義如何公子長才亮節豈  
心遠猶今日用循吏發家他日功名何不可次  
先朝海艾名臣國家原不限人人自限耳如公子  
固知不可限亦自顧寧為限中人亦耶努力明德

是望一棄山中十二年吳閩去二千里但聞公子  
行作吏絕不知吾師梁木之悲忽忽又七年亡譚  
居經築場誼輸古賢一雞絮出疆之將官爾關焉  
何稱天壤間有氣男子愧死恨死丘壑人槁木形  
死灰心大都如是何以膏肓之聲得遠入耳補病  
休老之計佚者不問聊以累足為憐地云爾公子  
何方干猶龍耶龍見且不能在軋初弗用之潛矣  
勞以生佚以老如四時日夜密移不知時至而起  
當前者是今日伯兄為我籌奚事哉棄已不與祭

慮服政之業病又不能編札窮愁之務中身孤性  
角淫酣俠游于少年諸豪長者之場必不勝也米  
麥隴畝性不能明廢著籌會神不能耐散髮無衣  
不能時從公府之車伏臘春秋賓社燕集又非止  
飲清愛人所與不為杜門棲谷旦夕蚩蚩冥與柱  
下濠上關門諸隱人交席而神遊生將坐白日何  
事乎老矣吾尊吾生吾安吾逸勞之無成功之不  
建言之不立皆向來已涉之津溺過矣離津而蹇  
裳悔濯淖以無及况其途窮乎年來幸種髮未皓



毀齒更芽一紀單衣九年辟穀宮斷妻妾身服僅  
作寄蜉蝣鞅掌于六合之外乘日御風行何不適  
所以遲五嶽而一丘為兩稗子耳大十五方搯觚  
小八歲未舞勺婚嫁猶小務如顧復式穀何俗笑  
我道人也余余予曰此人道也鴻濛以來一綫至  
我祖宗以至我子天地實遠天地之大德在生生  
之不生而養生人道之絕而曰道人天地能生如  
許人乎居嘗服二氏之教而不悅二氏之法佛故  
西夷道則其流辟也黃老以傳博大真人故非烟

霞斷棄枯滅羽士之宗儒之立命道之養生道一而已矣春儒也亦猶人耳何容易溟滓駭世之為乎采鼎湖駕流沙轍問津頭以十年方內方外縱以所如徧九丘名山四海將有梁濟履跡焉公子世兄未懸車一書招會之境上入山則尋兩屐于清源望海之巔有意乎長言向風以當十五年把臂一席一笑不盡不盡

荅茅孝若書

懷孝若詩已四年八關且三年矣道雖喪我有不

忘存尸居白室中不坐馳而生平臭味風雲倏忽  
往來亦不攖寧而故技新聲聊浹會心成變第都  
無去住工拙諸想縱神所如游戲娛日耳性故外  
有形之交道更鎮無名之樸一時懷想篇什頗歷  
江海都遺浮湛甚有佚者允兆翁晉介介不獨足  
下要永矢惟心耳昨書扇几上偶為翁晉邂逅亦  
無意相聞竟入有意之聽耶以足下意云何何以  
獨受詞人之困雖然士不朽自立謂何耳業已曠  
跡置身千古間日下目中翰音知音政可弗問往

會晉叔誦孝若感懷七言長律四十韻駸駸高雅  
作者窮愁倦游勉自狂可升可沈生無負矣道雖  
彘絕圃外時過四方之賓百業之人游談破俗日  
遣自暢何有鄙心翳吾泰宇至鑿遁逃塵為是膏  
盲道人乎我輩風月思可念惠書不敢辭昔鄭秀  
水遠遺一部今便副墨兩兒幸幸然長公我家青  
箱中禁業也詩登扇往舊研一奉文人可以免焚  
但愧匪報耳

復潘去非南粵學使君書

衡文大冶也凡金在所化之足下勿謂孰與漢大  
鼓鑄淬鍊豈必首山龍淵之精而後為神之鼎劍  
哉日下越人才明珠翠羽迭出想當羅浮南海效  
琛之時我明南中固多異產道德文學不朽在望  
其士人稍覺僻竒眩博之累則地域孤絕使然正  
在江南文雅通儒雄鳴上風响漸化之耳文翁講  
堂古豈虞人足下毋謂越無人毋謂越陋正當以  
無陋化陋良醫以逆治勝正治世季矣風流俗薄  
人心夸囂而好凌覺于弟子員氣更甚以年諸方

往往見告則獸惡其網而正藥之功無效也願足  
下勿先成心以無心化心以無事行事此于君子  
應身天下治術何物不然急更需之以緩盪更戢  
之以和禁更理之以靜逆更解之以順姑與之逆  
浸調而化以逆容伯玉所謂若就若和達入于無  
疵天下之事悉解矣足下長者寬厚高明必自了  
此理遠辱蒞詢不敢不披其愚一幸鑒包荒官程  
與訂期大懸叔敷來言亦追送不及捷于辟喧如  
知交執手何一言不及通至今憾之

卷太守陳志行公論郡誌書

久聞仁府老政成，勳集儒生脩郡誌。盛典世業也，山中朽人不與末議。乃勞折簡，下問耶。雖朽郡之氓也，敬止。謂何敢無置對。新志之不如故志，人人言之。臺下必耳之。所以者，故出先賢一庵先生秉筆其後，則青衿輩開局纂集是也。得失之林，略可見矣。今不審臺下以其弊而鼎之乎，抑拾其未備，續其後事因而完之也。因之第一續本，以乙次甲已足。必欲通今昔革而新之，則鉅矣。孟子論士自

鄉國以天下以進論世世易論乎蹠其實以証其  
虛覈其迹以發其遠訂其今始稽其古集于衆始  
權于獨要其人善士其友亦善士匪之以論目前  
不足而何尚于古今府君一人上領誠善矣安得  
衆善士下風佐之合鄉國群評之以備友論乎局  
之門如市而議如訟故矣市之耳目廣訟之雌黃  
多猶得闢途而擇焉廢而以博採則議無歸密告  
則私敢進更必公評之其訟猶在獨斷之仲尼不  
能以臆而徵傳傳又徵之列國史告而今于揭報



何如也使府君獨裁心如白日政恐未洞垣羣  
子任之又衆為政也誌之義為一鄉一方小史  
取筆削予奪參定是非直道之公為萬世鑑鑑空  
也應物而無心故人取鑑焉語曰聖人之心若鏡  
今人之心誰得謂如聖人若其陰有屬而姑陽有  
托則又以公之而私之矣天下非一家事言堂滿  
堂一都何不然自古賞刑是非未有不成立于公而  
敗于私昭于公而蔽于私唐虞之際明與達與闢  
皆合之四豈二聖在上而有蔽一之虞三代王制

取士再論成獄三聽猶云爵于朝共刑于市棄孔子之縱聖也大博學也憲章大小也目少而習長而越問壯而環游咨訪老行而反始正雅頌于所刪詩書之要脩春秋于史固曰竊取莫贊其脩之也豈曰臆之乎哉允近信今遠信後政事文章雖帝王不可以擅制雖聖神不可以擅作况于立言叙事之家又萬不同也言成一家道無不在事大者關天下萬世小者一國一縣政事有良弊更革風俗有善惡盛衰更道人品有高下評旦論議有

平陂當否野史稱言以觴見謏聞或恣凶逞吻至  
有行其言而匿其名以府君之良一郡之大誌史  
之重且又以前車之故而改駕後而倘後之視猶  
今之視或其殆甚夫重累良二千石而不信于七  
部之口乎道民為計之誠願為慎之莫若公之昔  
史成于一人獨左馬一按國史一居史官一授之  
師一述之父班氏以降必奉詔必廣局雖以借助  
抑以集思天下之大公與天下公之詎其草草掇  
拾補綴會無主而成無名則子長魏收良穢之品

後何徵焉仁臺曰開局聚訟道民曰局不可不開  
訟不可不聚禁之是猶府君闔門罷衙而聽政不  
備兩造合證佐而定爰書也可也不可也上酌詢  
芻自古在記故廷士之盈不及輿人之誦春秋英  
君伯主所必倚焉來諭徵之鄉先生恐得半之策  
也薦紳既其文閣卷既其寔文者辨于事而或迂  
于辭實者拙于識而或信于口三代之上天王發  
政布令上自六等之臣下至三老兆姓咸廷集而  
師虞其公至于此誠以眎一人無私抑坊羣臣之

有私故曰本諸身徼庶民所以家過也府君今日  
誠大開局與諸生以蒐緝之帝如諷旁議以維桑  
公道之益又廣收葑菲狂瞽野老博史與愚夫婦  
睹記慮一之效然後以臺下公直長者叅伍而主  
其間別開局外之証多攬域外之觀人不同而究  
事事不同而徵心心不同而核品而要時而叅理  
縉紳異人而叅庶民易方而叅縉紳以庶民叅庶  
民以縉紳叅庶民而後進焉心高才弟子類而以  
之集而上之以備草創幾乎其以公乎至于秉筆

主議定是非于前發文辭于後恐猶須一人如兵  
有帥如民有官官有長將奉之命受之成委之任  
顯以得失熾惡之權全與之而必曰令全服之此  
府君所不給也而諸生又所不能語曰無文行之  
不遠言至眇微而與德同豈無藉德而曰不朽哉  
今誠得本末兼至者上次則不如郡所表表元獻  
典刑鎮而咨焉足重矣往知守府君故人也曾以  
相委力謝之政以非山中之業愧德言之立又恐  
陰臆之不為閉門車而為諺閉門號也他不問六

恨不盡今問及又大典也敢不盡唯甚留擇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二

朱太復乙集書卷之三十二